

通鑑總類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二十三年吳郡庠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二十五釐米
寬十七·六釐米



通鑑紀事本末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
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編讀
者始則以科舉而未簡使世所傳節
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
汨於利名之場益視為長物矣或矜
索公極集為紀事本末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元至
正二十三年吳郡序刻本影
印原書後題為二十五卷本
定十七卷二卷本



通鑑總類序



資治通鑑不刊之書也。司馬公自言精力盡於此書，而士大夫鮮有能徧讀者。始則以科舉而未簡便，世所傳節本自謂得此足矣。名宦既成，則又多汨於利名之場，益視為長物矣。貳卿袁公樞集為紀事本末。

通鑑總類序

一

孝宗一見以為精要，至取嚴陵官本以備乙覽，盛矣。故詹事光祿沙憲敏公少而耆學，晚益不倦，敷歷中外。入從出藩，年登九袞，神明不衰，素無聲色之奉，形清氣和，望之如神。儂然既挂衣冠，向來功名政事付之昨夢，而筆力勁敏不減少。年書生取司馬

公所著各以事類編之為二百七十
一門首曰治世曰知人終曰辯士曰
烈婦而後自戰國以迄五代一千三
百餘年之事彙聚乎
分粲然易見繁
詞細故悉刪去之古
所謂耄期稱道
不勅者其公之謂乎
公之季子守潮
陽欲鑿版以廣其傳
以承先公之志

俾鑰序之鑰晚出試
郡永嘉實守蕭
規以自免于戾荷公
忘年定交知予
甚厚又與公之子都
官洎永州昆仲
游為書卷首以示後
之君子使知前
輩之學問云嘉定元
年仲冬朔旦四
明樓鑰序

通鑑總類目錄

第一卷

治世門 十一條

知人門 七條

用人門 四十三條

招賢門 二條

旌表門 一條

修德門 三條

帝學門 五條

勤政門 七條

親政門 一條

君道門 一條

英雄門 二十六條

威斷門 不斷門附
一十四條

寬猛門 四條

寬簡門 一條

苛察門 二十條

姑息門 五條

小惠門 二條

虛名門 二條

三十一

通鑑總類目錄

儉約門 一十五條

奢侈門 一十二條

翫好門 三條

第二卷

正統門 三條

名分門 九條

名器門 三十五條

風化門 四條

變俗門 三條

興作門 二十一條

革弊門 三條

賞罰門 三條

貶責門 六條

功賞門 一十三條

奏功以實門 一條

濫賞門 六條

公法門 七條

法令門 一十七條

詔令制誥門 一十五條

赦書門 一十二條



第三卷

贈謚門 七條

僭號門 二十一條

興廢門 二條

亂世門 一十三條

荒淫門 二十六條

私謁門 二條

尊號門 六條

僭竊門 一條

蒙塵門 一十四條

昏君門 一十二條

微行門 五條

第四卷

太后門 三十三條

外戚門 一十七條

權勢門 七十四條

皇后門 二十四條

貴戚門 二十一條

第五卷

繼嗣門 百十三條

親王門 九條

公主門 一十五條

潛邸門 二十四條

諸王門 一條

同姓門 宗室門附 一十八條

第六卷

宦宮門 六十五條

放宮女門 三條

伶人門 擊毬門附 八條

排抑武臣門 八條

近習門 二十六條

寵幸門 二十七條

狎侮臣下門 二條

第七卷

宰相門 百四十三條

三省門 四條

樞密門 二條

給舍門 五條

御史門 二十六條

史官門 二十一條

京兆門 七條

郡守門 三條

縣令門 四條

第八卷

將帥門 八十九條

儒將門 五條

才兼文武門 五條

省官門 一十條

信任門 二十三

久任門 四條

內外之任門 七條

同官門 三條

僚屬門 八條

同年門 二條

第九卷

諫諍門 百丹六條

諂諛門 二十七條

品藻門 五條

論時政門 二十一條

知典故門 三條

第十卷

禮樂門 七條

音樂門 二條

議禮門 一十五條

奉先門 七條

奉親門 四條

封建門 四條

封禪門 六條

巡幸門 五條

田獵門 六條

養老門 一條

聖節門 三條

喪葬門 一十四條

交友門 六條

學校門 四條

目錄三

文學門 八條

文章門 七條

經術門 三條

學術門 二條

用儒門 四條

制科門 五條

貢舉門 二條

科舉門 六條

薦舉門 三十二條

銓選門 一十六條

考課門 三條

務農門 六條

稅賦門 五條

催科門 八條

第十一卷

錢幣門 一十八條

貨財門 三條

理財門 一十三條

聚斂門 四十五條

倉廩門 四條

內庫門 五條

通鑑總類卷一

目錄四

兵制門 四條

軍法門 一十三條

民兵門 八條

養兵門 五條

用兵門 二十八條

訓武門 七條

邊備門 一十九條

第十二卷

形勢門 九條

長江之險門 四條

水戰門 一十二條

攻守門 八條

料敵門 二十三條

機會門 二條

助國門 三條

勤王門 三條

軍儲門 三條

轉輸門 一十二條

屯田門 九條

宿衛門 一十五條

戍卒門 三條

監軍門 二十一條

馬政門 六條

第十三卷

興獄門 八條

治獄門 二十七條

濫刑門 四十條

刑法門 二十九條

詞訟門 一條

戢吏門 二條

抑強門 二十九條

平盜賊門 三十五條

翫寇門 四條

除惡不盡門 一條

第十四卷

天文門 六條

識兆門 九條

圖書門 三條

歷法門 二條

通鑑類目錄

方術門 四十五條

術數門 一條

佛法門 二十八條

事神門 六條

奉道門 四條

虛無門 二條

祥瑞門 二十三條

災異門 四十八條

饑饉門 三條

流民門 二條

第十五卷

忠義門 四十三條

節義門 二十一條

孝行門 九條

名望門 一十六條

才德門 一條

早達門 一條

功名門 二條

公勤門 三條

守職門 五條

謙遜門 一十六條

簡傲門 二條

矜伐門 九條

恬退門 一十三條

隱逸門 二十條

致仕門 六條

知足門 七條

躁進門 九條

高尚門 三條

操守門 二十七條

第十六卷

明哲門 一十二條

醇謹門 三條

引咎門 三條

訓戒門 二條

警戒門 七條

戒子孫門 六條

識見門 九條

度量門 十條

容物門 六條

隱忍門 二條

三

道錄類目

六

六

警敏門 五條

強記門 三條

風姿門 二條

積善門 一條

陰德門 四條

果報門 八條

禍福門 一條

振孤貧門 二條

報德門 三條

忘恩門 三條

復讎門 四條

報怨門 一十九條

任怨門 三條

不避嫌疑門 三條

招懷門 四條

嫉惡門 六條

妬賢門 八條

讒譖門 二十八條

告訐門 五條

反間門 四條

第十七卷

固位門 七條

偷安門 二條

避事門 三條

怨望門 一十五條

私怨門 六條

改行門 四條

變詐門 七條

姦詐門 八條

姦邪門 一十五條

傾險門 七條

猜忌門 五條

放縱門 四條

貪鄙門 二條

饋遺門 四條

賂遺門 十一條

欺罔門 五條

不忠門 一十四條

附麗門 一十七條

協謀門 一條

朋黨門 二十五條

立異門 一條

第十八卷

循吏門 一十四條

能吏門 三條

廉吏門 四條

臧吏門 一十三條

謀臣門 二十一條

直臣門 九條

功臣門 二十條

舊臣門 一十二條

名臣之後門 六條

門地門 二條

士族門 五條

逆臣門 二十三條

權臣門 五十條

第十九卷

夷狄門 五十七條

蕃將門 三條

藩鎮門 三十二條

南侵門 一十六條

講和門 二十六條

背盟門 三條

貢獻門 三十一條

第二十卷

北伐門 四十條

受降門 四十五條

奉使門 三十二條

遣使門 三條

刺客門 二十條

賢人門 四條

義士門 一十四條

俠士門 三條

勇士門 三條

辯士門 八條

烈婦門 一十一條

通鑑總類目錄終

通鑑總類卷第一

治世門



漢高祖規摹弘遠



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父老見漢世祖喜稱復見漢官威儀

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官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

三十九

通鑑總類卷一

治世門

平江

以柔道治天下

建武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帝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

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列身致太平

宋文帝元嘉風俗爲江左之美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北魏高祖有太平之風

齊明帝建武二年秋八月北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

黃門侍郎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宜復修之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怠講道善屬文多於馬上口占旣成不更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爲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

唐太宗過古帝王有五事

貞觀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

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徃徃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比肩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高宗永徽之政

通鑑紀事本末

治世門三

永徽元年春正月辛酉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德宗不尚翫好軍士稱為明主

大曆十四年五月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鷄上慶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音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

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及豹豸鬪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
明主出矣吾屬猶及乎

宣宗書貞觀政要於屏風

太中元年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上嘗以
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
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
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
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
各有籍命曰具負上命宰相作具負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
案上

三

通鑑總類卷一

治世門四

後唐明宗願天早生聖人

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
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
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
五代粗為小康

知人門

漢高祖知四人可用

十二年春二月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光武誤稱龐萌可託

建武五年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

劉備預知馬謖不可用

魏明帝太和二年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亮進無所據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

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
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宋高祖誡太子

永初三年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
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傳亮當無異圖謝
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
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
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唐太宗以至誠治天下

貞觀元年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
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
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
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
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
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裴行儉有知人之鑒

永淳元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
陽尉藥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
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勣弟勃與華陰楊炯范
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
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
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

沈靜應至今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烟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

張九齡言安祿山必反

開元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明皇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明皇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救之

用人門

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

周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材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漢高祖用陳平

二年三月陳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通鑑總類卷一

用人門八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即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

陳平受金

五月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

進竒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盜嫂受金又何足
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
信者故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
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專之昆弟雖有竒士
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躬身來不受金無以為
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
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
諸將乃不敢復言

高祖能用三傑

五年夏五月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
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

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
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
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
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
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
禽也羣臣說服

文帝以毀譽召罷季布

前三年春正月上召河東守季布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
勇使酒難近者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
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

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汲黯諫武帝好誅賢才

元符二年秋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

通鑑總類卷一

用人門十

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武帝下詔求茂材異等

元封五年冬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

元帝初元二年夏四月丁巳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傳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

會病卒

王嘉諫哀帝謂聖王之功在得人

建平三年夏四月丁酉王嘉爲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免使者覆獄劾

通鑑總類卷一

用人門十一

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辜言於刺史司隸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

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

郭伋諫光武不宜專用南陽人

建武十一年十二月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曹操釋憾用陳琳

獻帝建安十年春正月官渡之戰袁紹使陳琳為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袁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

琰玠選舉清正之士

十三年夏六月曹操以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

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存
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
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
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
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

和洽獻言於曹操戒激詭之行

十四年十二月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
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
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
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
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

四十三

通鑑總類卷一

用人門十三

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
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操善之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
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
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龐統非百里才

十五年十二月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
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遂用
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劉備用劉巴等

十九年五月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
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為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
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
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為恨巴遂自交陞入蜀依劉璋及
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
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
軍中曰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又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
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
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羸璋
之所擯弃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
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灋正勸劉備用許靖

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
此薄靖不用也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
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
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蔣琬社稷之器

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
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
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
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杜恕諫魏明帝盡羣臣智力

太和六年十二月杜恕上疏曰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怠諱故也

晉桓溫有英雄之才

建元元年二月庾翼爲人慷慨喜功名不尚浮華琅邪內使桓溫彝之子也尚南康公主豪爽有風槩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且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勲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

司馬溫公論王猛欲殺慕容垂父子非仁

昔周得微子而筆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彼敵國之材臣來爲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

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寵而譏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安爲哉
烈武欲用王恭殷仲堪

太元卜五年正月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亂階矣帝不從

秦王興謂隨時任才皆能政治

安帝義熙七年正月秦王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

宋杜坦勸文帝不當以南北限人才

元嘉二十三年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僞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先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

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磔胡人身為牧園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

唐太宗棄怨用才

武德九年六月戊辰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衆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舊州皆以為諫議大夫

張玄素諫太宗謹擇群臣分任以事

十二月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四十一通鑑總類卷一 用人門十七
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群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今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李緯為戶部尚書

貞觀二十七年六月癸未以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

太宗黜李勣令太子用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乙亥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

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戊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狄仁傑薦張柬之等

久視元年秋閏月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對曰文學縉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後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不以伯父累其才

四年冬十月太后命宰相各舉堪爲員外郎者韋嗣立薦廣武令岑羲曰但恨其伯父長倩爲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諸緣坐者始得進用

宋璟奏用李邕等

開元六年冬十一月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硤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僉議當事之後頗

非稱職請復以爲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從之

明皇思張九齡風度

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許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崔祐甫除官八百人

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故官爵不能無濫及永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大者出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上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韓滉善用僚佐

貞元三年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滉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爲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德宗用裴延齡爲度支

八年秋七月甲寅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之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已未以延齡判度支事

陸贄諫德宗委任臣下

十年夏四月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群臣一有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實之士艱於進用群才滯淹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

雖纖芥必懲而用才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怒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

杜黃裳諫憲宗委任賢才

元和元年二月戊午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隨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李巽奏用程昇

四年閏月初王叔文之黨旣貶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爲揚子留後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昇句檢簿籍又精於巽卒獲其用

李絳謂用人不避親故之嫌

七年十月上嘗於廷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

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李愬用丁士良

十二年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廊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剗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為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為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為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李愬不以嫌疑用李祐

五月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擲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

獨召祐及李忠義併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行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謀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謀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旣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文宗美李石用人不掩其惡

開成元年九月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按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

宰相薦人勿問親疎

二年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後晉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十五人

開運元年六月或謂齊王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使爲荅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竒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

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招賢門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

周赧王三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招賢門二十五

齊竟陵王延才儁之士

永明二年以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鎮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傾意賓客才儁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注曹參軍王融衛軍東閣祭酒蕭衍鎮西功曹謝朓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陸倕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太學博士王僧孺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尚書殿中郎范縝會稽孔休源亦預焉

旌表門

漢明帝賜郭賀以三公之服

永平三年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

容服以章有德

永平三年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荆州刺史郭賀官有殊政

明帝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

容服以章有德

旌表門

修德門

魏吳起稱在德不在險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

蜀漢譙周諫後主出遊

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

のり十

通鑑總類卷之二

修德門二二一

未必以其執之廣陋惟其德之薄厚也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鈹期進諫即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即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劉滋諫燕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

帝學門

唐太宗_御隋煬帝集

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鄧世隆請集太宗文章

十二年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為遂不許

明皇選儒學侍讀

開元三年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遂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讀每侍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迎送之待以師傅之禮以无量羸老特為之造肩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

文宗與宰相論詩工拙

開成元年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

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後唐明宗戒秦王從榮作詩

長興三年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勤政門

北齊肅宗勤勵而時人譏其傷細

陳天嘉元年齊肅宗敕王晞與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禮樂職官及田市徵稅或不便於時而相承施用或自古為利而於今廢墜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朝晡給御食畢景聽還肅宗識度沈敏少居臺閣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肅宗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

隋柳彧諫文帝親決

陳至德元年隨侍御史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為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為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群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荅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文帝覽而嘉之因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文帝臨朝日昃不倦

四年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文帝善之而不能從

唐太宗厲精求治

武德九年太宗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太宗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太宗皆欣然嘉納

杜黃裳論帝王勞逸之殊

元和元年憲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

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憲宗深然其言

憲宗不以汗衣倦政

七年憲宗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憲宗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吳越王寐不安枕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九子樓檣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